論壇版是一個公開的評論園地，歡迎社會各界人士與專家學者來稿。本版文章不代表本報立場。為增公信力，文章宜署真實姓名及身份。刊出敬奉薄酬。
來稿可用下列方法：郵寄：香港香港仔田灣海旁道7號興偉中心2-4樓《文匯報論壇版》 傳真：28731007 電郵：opinion@wenweipo.com

無休止內耗損港 重拾法治之劍撥亂反正

陳振東
渝振控股集團主席

■陳振東

香港一向以法治之都自豪，可近年來卻屢屢發生目無法紀，想非法集會就非法集會，想斷絕交通就斷絕交通，想衝入私人地方就衝入私人地方，對保安、警察以至普通市民進行推撞甚至暴力相向的事件。回想港英管治時期，又何曾看到這些如今的「街頭鬥士」如此「英勇」？這完全是回歸以來特區政府及司法部門在依法治港方面過分寬鬆，部分傳媒推波助瀾所釀成的苦果。再不撥亂反正，重執法治之劍，香港就會真的成為惡人為所欲為、橫行霸道的天堂，中產及基層勞工無法安居樂業，投資者無法確保財產、個人尊嚴以至人身安全。

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張德江近日會見本港一個代表團時，指出香港應當視經濟發展為首務，其大意是強調逆水行舟，不進則退，香港的一些競爭優勢已經開始弱化，對此應有高度警覺；其次是香港不能大事小事都用泛政治化的方式處理，造成無休止的內耗。只有經濟不斷發展，才能不斷改善民生，否則一切都是空談。這些切中時弊的金石良言，是及時的警示，在當前本港的政經形勢下，尤其值得再三反思，更不應當自以為是，以為香港的傳統優勢不曾弱化，自我感覺良好。

世界各國都在集中精力提振經濟

張德江曾任廣東省委書記五年，是中央的「港澳通」，他重申香港是經濟城市，強調只有經濟問題得到改善，其他問題才能迎刃而解，是中央一向的對港思路，其實也幾乎是當前世界各國的治國思路。放眼世界，無論哪一個國家其實都在實行如張德江所提出的「集中精力改善經濟」的治理思路，以努力應對全球性經濟提振乏力的重大難題。歐美是中國產品的最大市場，經濟不景，消費力弱，香港在內地的廠商自難倖免，中國經濟增長也受到相當影響，這些外部因素，當然會直接和間接地影響香港的經濟，加劇了社會的戾氣和矛盾。

香港優勢正在持續弱化

平心而論，近年本港雖仍保持經濟增長，失業率處於低水平，但不能掩飾經濟轉型緩慢、產業結構過分單一的弊端，加上周邊城市紛紛在政府大力推動下加速經濟轉型升級，香港優勢的而且確在持續減弱。香港是舉世知名的國際金融、貿易、航運中心，但近年來由於缺乏新的經濟增長點，傳統的物流業龍頭地位正在喪失，工商貿易風光不再，金融業亦面臨新加坡、上海、深圳等地的嚴峻挑戰。遲至2001年，香港GDP總量還領先內地31個省市，一城獨大，傲視全國。但2012年，香港與內地31個省市的GDP總量排序，竟已經下降至第17位。如以城市比較，上海、北京已拉開了領先香港的差距，廣州、深圳也將在2015年趕上香港。到2020年，香港的GDP總量將會被更多的內地一線城市超過。若以省級來作比較，則香港回歸以來的成績更遠遠不及一河之隔的廣東省：1997年，廣東GDP僅及香港的六成，6年後的2003年，卻已超過香港。2008年，廣東GDP達35，696億人民幣，超越香港一倍多。今天的廣東，已經從15年前遠遠落後於亞洲四小龍的小夥計，變成了GDP成功超越香港、新加坡和台灣，和韓國並駕齊驅的強大經濟體。

至於與周邊地區相比，過去20年，香港GDP增長平均為3.96%，新加坡同期的增長卻達6.6%。2011年，新加坡人口518萬，GDP近3000億美元，人均GDP近6萬美元；同年，香港人口711萬，GDP近2500億美元，人均不足35000美元。在亞洲四小龍時代經濟長期優於新加坡的香港，如今不但在人均GDP方面落後星洲近一半，連總產值也不如總人口少200萬的對手，實在令香港人汗顏。

豈能由不法及極端勢力左右大局

香港優勢漸失的重要原因，是回歸以來政爭內耗太多，蹉跎歲月，以致未能把握機遇集中力量發展經濟。產業上過度依賴房地產，形成「高地價、高樓價、高租值」的畸形現象，社會兩極化嚴重，向上流動機會愈來愈少，以致貧富懸殊日益惡化。以上各種深層次矛盾不斷累積，致令社會更加躁動不安，激烈抗爭此起彼落。

尤其令人不安的是，香港政爭內耗之中，還存在極少數極端勢力即能左右大局的劣質現象。以目前正在發生的反對派議員以拉布戰術，就癱瘓立法會議程可能達數十天之久，以致涉及全港民生以至政府營運費用的預算案可能無法及時通過。再如「碼頭工潮」，不但有外國勢力介入，更由於職工盟一早就提出加薪二成三的天價，令勞資談判根本無法進行，從而成功挾持工潮，置工人及資方於兩難境地。職工盟更藉談判僵持之際轉移鬥爭矛頭，以文化大革命式的口號、漫畫和行動方式，煽動仇富，進行人身攻擊，並圍困中環寫字樓、商店、碼頭。至於正在全力籌劃推動中的「佔領中環」行動，則有着不惜癱瘓整個香港，重挫香江經濟的險惡用心，已經引起港人、海外企業以至中央的不安。

上述三個行動，都只是由極少數人策動，卻已能危害全港。為此，當局除了要在爭取人心方面加大力度，及時有力地揭露這些極端勢力禍港害民的陰謀之外，還應當積極尋求法律手段，對煽動挑戰法治以至不惜以身試法的人實施制裁。香港一向以法治之都自豪，可近年來卻屢屢發生目無法紀，想非法集會就非法集會，想斷絕交通就斷絕交通，想衝入私人地方就衝入私人地方，對保安、警察以至普通市民進行推撞甚至暴力相向的事件。回想港英管治時期，又何曾看到這些如今的「街頭鬥士」如此「英勇」？這完全是回歸以來特區政府及司法部門在依法治港方面過分寬鬆，部分傳媒推波助瀾所釀成的苦果。再不撥亂反正，重執法治之劍，香港就會真的成為惡人為所欲為，橫行霸道的天堂，中產及基層勞工無法安居樂業，投資者無法確保財產、個人尊嚴以至人身安全。

特區政府亟需推動社會變革

陳文鴻
香港理工大學中國商業中心總幹事

英文《中國日報》香港版發表署名文章，現載譯如下：

毫無疑問，香港不會改變資本主義制度，也不會改變現行的普通法法律制度。《基本法》確立了「一國兩制」的方針來維持這兩個制度。然而，西方早已經在熱議資本主義的不同形態——英美模式、德國模式和日本模式，新興市場也在試驗更多形態的市場資本主義；而香港《基本法》框架下的資本主義並沒有確立正統的解讀。以我之見，全國人大也不可能去做出詮釋。更重要的是，《基本法》並沒有把香港的社會、經濟和政策「冰封」在1997年7月1日香港回歸的當下一刻。《基本法》作為憲法文件只規定基本方針，允許在大的方針框架下有一定靈活性和變通的餘地。如果有人把「一國兩制」方針五十年不變的政策解讀為香港不可以有任何變革，那他要麼是天真蠢鈍，要麼是對1997年香港回歸之前英國建立的殖民秩序抱有迂腐的忠誠。回歸以來，殖民秩序的許多元素和規章制度都完整地存留了下來。

社會制度必須因時制宜

殖民秩序遺留很多不良的影響，其中一個簡單例證就是產業高度集中在金融和房地產行業，此一趨勢仍然延續，儘管1997年和2008年的兩次金融危機曾一度打垮金融服務和物業的價格。從20世紀90年代開始，產業空洞化加劇，而相關的物流業以及商業服務業近些年來也慢慢地萎縮。

在此期間，特區政府在產業集中化過程中扮演了最重要的角色。自20世紀90年代初殖民政府採納相關政策以來，金融自由化日益加快推進。政府限制土地出售量，減少公屋興建量，這使房屋市場的整體供應量大減，打破了供需之間的平衡，使房價一路飆升。1997年之後，港口和物流以及城市建設方面的大型基礎設施建造項目屈指可數。就國際標準來看，不僅研發投入保持低位，支持香港本土製造業升級和持續運營的結構性支持措施也幾乎完全欠缺。1997年之後，特區政府的重點發展項目是旅遊業，實施了迪士尼主題公園和昂坪360的建設、海洋公園的擴建以及針對大陸遊客的自由行措施。這些措施和項目的確卓有成效，去年共吸引了超過4千萬遊客訪港，使旅遊業提升為香港的支柱產業之一。然而，一如住宅和商業地產，旅館和零售舖位等旅遊業基礎設施沒有相應增長，以應付大量湧入的遊客以及他們的強大購買力。遊客環節的設施供應吃緊，產生了外溢效應，使得非旅遊環節的價格也水漲船高，為資產漲價和整體通貨膨脹創造了一個結構性因素。

處理產業集中化衍生的弊端

產業集中化造成了一系列後果，當中包括本地勞動力市場的兩極分化。製造業和生產商服務業大幅縮水，造成大量中端和專業職位流失；金融服務和房地產行業只能提供少量高薪工作，根本不能補償上述的職位流失。旅遊業，尤其是大陸遊客巨大的購買力，促進了零售業務的發展，但也僅是為零售店舖的業主帶來厚利，尤其為奢侈品零售店的業主帶來巨額利潤，除此之外，只能提供低薪的銷售職位。無疑，低薪服務性職位的增長，使香港幾乎可以實現零失業率。但低收入使很多工人仍生活在貧困之中，儘管去年實施的最低工資或多或少幫助他們改善了處境。中產階級萎縮和勞動市場缺乏向上的流動性，削弱了香港的本地消費以及其對經濟增長所產生的乘數效應，並把很多年輕大學畢業生長期局限在低端職位，使他們很少有機會能夠通過升職和加薪來改善自己的生活水平。

產業過度集中在金融業和房地產業，也使香港經濟在越來越動盪的全球金融系統中變得異常脆弱。而社會兩極分化，已經造成了社會的緊張和政治衝突，其激烈程度甚至比殖民時期更為嚴重。

面對這些不利的形勢，中央政府近幾年來反覆對香港弱化的經濟競爭力發出警告，並敦促特區政府擔當更為積極主動的角色。從近來的國際經驗來判斷，沒有任何經濟體單靠市場力量，就能夠克服結構性問題並實現升級，因為市場力量已等同被既得利益集團控制的現狀，而他們正是結構性問題的罪魁禍首。政府擁有豐富的資源以及不受既得利益集團的控制，因此，政府本身才有能力打破路徑依賴的鎖閉效應。香港也不例外，要把香港從現有的經濟、社會、政治僵局中解救出來，特區政府應是唯一可靠的政治力量和經濟力量。

李卓人在工潮中排斥工會出賣工人

郭中行 資深評論員

回過頭來看，如果由工聯會與勞聯主導與資方談判，並且以工業行動作後盾，所爭取到的結果並不會低於現時，至少也可免卻了一番折騰。正是由於職工盟策略失誤，私心自用，違反了以往工會互相合作的傳統，最終令工人爭取不到更好的結果，甚至飯碗不保，工人成為了工潮中的最大輸家。

歷時40多天的貨櫃碼頭工潮，終於在工人接納外判商提出劃一加薪9.8%的方案下落幕，職工盟事後總結為「贏一半輸一半」。輸的一半可以理解，罷工工人個多月來跟隨職工盟癱瘓碼頭、包圍長江中心、發動政治衝擊，家庭失去了收入，長時間風餐露宿，最終得到的方案竟然是資方最初提出的9.8%，甚至連工聯會與勞聯一直爭取的加幅都及不上，究竟是為了什麼？毋庸諱言，這個加幅本來就是資方準備提出的方案，即是說資方根本沒有因為工潮而作出過讓步，由於罷工工人已是師老兵疲，無能力再維持下去，最終唯有借方案作「下台階」草草收兵。

工人是工潮最大輸家

而贏的一半又是誰呢？當然不會是外判商，儘管加薪幅度在接受範圍之內，但經此一役各外判商的經營及信譽都大受影響，也損害了與員工之間的關係與信任，在工潮中並無得益。同時，也不會是國際碼頭的母公司，也不會是本港的物流業，更不是一般市民。真正在工潮中得益的只有職工盟李卓人之流，在工潮中向外國工會展示了「實力」，並且積極引入外國工會勢力插手本港工運，此後職工盟可望得到源源不絕的金援。

誰都知道工潮中800多萬的罷工基金不可能是市民10元、20元所能夠匯集的，外國工會代表基本上每隔3數天就會注入數十萬到罷工基金，而這筆錢剛好用作發放工人的生活津貼，確保工人定期取得援助。這種情況過去幾十年都沒有出現，如果不是有大水喉支援，李卓人夠膽一開始就擺出全面開戰的姿態嗎？所以，儘管在工潮中李卓人受到不少輿論的抨擊，但他一樣依然故我，原因是幕後老闆滿意已經足夠。從外國工會積極介入的信號來看，幕後老闆顯然是相當滿意李卓人的表現。

然而，職工盟在這次工潮中的表現，不但違反了以往工會互相合作的傳統，更是公然置工人利益於不顧，讓社會各界都看清楚其不堪的面目。任何工業行動都需要團結協作，不同工會儘管政治立場有別，但只要對工人有利都不乏合作的空間。在碼頭工潮中，3個工會其實都代表着不同的勞工群體，勞聯代表HIT直接聘用的員工、職工盟代表碼頭外判工人、工聯會主要代表貨櫃車司機，在爭取工人加薪的問題本應立場一致。而由於以往主要由工聯會與勞聯和資方談判，這次加薪談判也是沿用以往做法，兩個工會在年初進行談判時已提出8%至12%的加幅。然而，在談判進行期間，職工盟在沒有知會兩個工會的情況下，突然策動罷工並且癱瘓碼頭，令當時正在談判的兩個工會處於極為尷尬境地，停止談判又不是，附和工潮又不是。其間，職工盟更加落井下石，與反對派喉舌《蘋果日報》之流大肆對兩個工會進行抹黑，指責是什麼「黃色工會」，出賣工人利益云云。

罔顧工人死活 李卓人無羞恥之心

在這種情況下，兩個工會根本不可能參與甚或支持這次工潮，而又斷絕了與資方的談判之路，這恰恰是職工盟有意為之的結果，目的是將其他工會排除在工潮之外，要由職工盟全權主導，甚至連談判權也要一手包辦。然而，資方根本不相信職工盟，工潮愈激談判愈難、拖延愈久，而由於兩個工會被職工盟故意挑釁、排斥，變相破滅了工潮早日解決的希望。經此一役，將來不同工會的合作將更加困難，誰知道職工盟何時再次向其他工會拖後腿、放冷箭，這對於工人爭取權益究竟是利是弊呢？

現在罷工工人表面是爭取到不錯的加薪幅度，但卻付出了沉重的代價，高寶結業下失業的工人至今仍然為生計惶恐不安；多間外判商在工潮期間大量聘請及訓練新人，僧多粥少下將令到競爭力弱的工人失去崗位；部分工人在工潮中可能有過火的表現，也會影響將來與資方合作，不少工人表示可能要轉行，這些都是激進工潮所帶給工人的後遺症。如果工潮最終由工聯會、勞聯在談判桌上解決，同樣可取得這個幅度，但卻免除了有關後果。然而，李卓人卻肆意將工潮推向激進違法的方向，並且勾結外國工會將工人推向對抗的境地，現在卻反過來「邀功」，有這樣出賣工人利益的工會嗎？李卓人多年來踩着工友向上爬，家人親屬分據職工盟要津，每月領取豐厚的議員薪津和職工盟補貼，卻罔顧工人死活，究竟還有沒有絲毫的羞恥之心？還是已經向幕後老闆出賣了靈魂？

金融界的奇異現象

周全浩 資深評論員

筆者的文章《唱好唱淡中國皆可能別有用心》於上周六在本報刊登，指出大投資者和投資大行時常利用傳媒的影響力來圖利。承接上文，現再次撰文警惕市民別輕信傳媒報道。

首先，近月不少投資大戶和大型金融機構大手拋售黃金，使國際金價大幅下跌。國內網路又有傳言指，中央政府不樂見金價回落，很多散戶信以為真，紛紛搶購黃金。兩地金舖短期供不應求，成為城中熱話。有評論指，散戶搶金潮令金價止跌後緩升，有機會扭轉大戶的唱淡風氣，金價已經觸底。

市民勿輕信傳言盲目看好金價

恐怕這些報道流於片面，不盡不實。投資者必須冷靜分析，避免人買我買，招致損失。在英美等發達國家，黃金佔外匯儲備的比例相當高。中國雖擁有世界最大的外匯儲備，但黃金的佔有率不到百分之十。早前金價高企，一些西方的權威報章建議，中方宜購入黃金，以提高黃金佔外匯儲備的比例，但當時中央政府沒有入市。明智的人會知道，金價回落才是逐少購入黃金作儲備的好時機。可見，中央政府不會介意金價回落。

國際金價早前在每盎司1,800美元的高位，徘徊了近1年半，可能投資大戶在這段時間已建立不少空倉。早前金價回落至每盎司1,300美元，可能只屬首輪跌幅，將來或會進一步回落，兩地市民勿輕信傳言，盲目看好。

其次，國內A股市場過去10年死氣沉沉，未見大幅升勢，很多內地投資者長期受套，成「大閘蟹」，而感意興闌珊。以中石油為例，十多年前，中石油在香港H股上市，發行價約港幣兩元，隨着業務不斷向外拓展，股價升至港幣10多元。至2007年5月，中央政府頒佈「港股直通車」計劃。同年11月，中石油重返國內A股市場掛牌，每股定價為人民幣16.7元，價位可算公道。當年恒指水漲船高，短期內升至32,000。中石油A股發行當天，受大批內地投資者追捧，股價一度飆升至人民幣48.62元，佔整天滬市總成交額1,571億元的四成多。可惜炒風過後，其股價跌勢持續，近日更創下歷史新低，跌至人民幣8.38元，令不少散戶損手。

當年中石油A股價格1日內炒上3倍，升至人民幣三四十元的高位仍有人肯接貨，反映國內部分投資者着重投機賭博，存在追高心態。

跟隨炒風高位追高血本無歸

近年不少國內投資者要求政府停止新股上市(IPO-Initial Public Offering)，認為發行新股變相增加股票供應，妨礙股市升勢。從統計及觀察所得，國內大部分新股的長遠發展潛力不高。新股價格在上市初期快速躍升，部分股份可在上市後1至3個星期內飆升2至3倍。升勢過後，大部分新股都跌個落花流水，股價蒸發數倍，難以回本。雖然如此，每次內地發行新股，皆吸引大批內地投資者蜂擁認購。

■周全浩

其實只要股民不認購新股，公司便無法上市吸水，何需一再呼籲政府採取行動？我等香港的投資者，實在無法理解上述現象，明知新股通常最終會大跌，為何還要認購？

相反，四大國有銀行的股息率達4、5厘，又得到中國政府直接支持，倒閉的機會甚微，是A股市場中比較穩健的板塊，其股價有時比在港掛牌的H股為低，卻很少人關注，令人摸不着頭腦。

這反映大部分國內投資者抱着新興市場股民的心態，人人想賺快錢，股票淪為賭博工具。不少人在賭博中迷失理智，跟隨炒風、高位追高，結果血本無歸。最後，提醒投資者應透過理性邏輯分析傳媒報道，以平常心作投資決定，才是明智之舉。